

蕉/窗/漫/笔

到东升赶场去

杨 茗

说到赶场，我就会一脚踏进从前的时光，在那条挤挤攘攘、闹闹嚷嚷的街上，不用迈步，自有人浪推着走。想走快点只是个想法，哪怕你高声发出“开水烫背”之类的警告，也没谁睬你，亦无法给你腾出一条路来。那时候，潼南每月逢二五八赶场，每到赶场天，潼城仅有的那条街，闹热得像过年。

如果赶场天恰逢节假日，我铁定做妈妈的跟班。常去的集市有三个，城头的八角庙农贸市场，城尾的金鸭坝菜市场，城中心的大码头菜市场。八角庙农贸市场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在三个集市中，年龄最小，规模最大。大码头菜市场，顾名思义，此集市自然与水产相关。有码头处就有河流，大码头菜市场位于涪江边，以海鲜交易为主。金鸭坝菜市场以鸡鸭经营为主，去金鸭坝赶场能让人脚底生风，有鸡鸭可吃了呀！市场里，成年的鸡鸭脖子鼓胀，脸红脖子粗；状若绒球的小鸡小鸭，唧唧啾啾，可爱至极。15岁那年，试探着问妈妈，可否买一对鸡娃？居然应允。于是一黑一黄两团小绒球与我一道，雀跃着回家。那是赶场留给我的最清晰的记忆。

时间进入新千年，矗立于涪江北岸的新城，终结了潼南只有一条街的历史，而赶场，也模糊了容颜，最终消失不见。

再来说东升。东升是我的老家，倘若带着感情来说，东升是我的儿时乐园，并非想去就能去，逢寒暑假才有机会打开被束缚的翅膀，飞起来，扑向它广阔的怀抱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东升尽管离潼城不远，却依然很穷，依然闭塞落后，但在一个只是去玩去撒野的孩子眼中，如同不存在，至少，这不是她需要去关注的重点，她在意的，是祖父母的万般疼爱，是每天早上可睡到自然醒，是骑牛，喂猪，是山坡上采野菜，稻田里网鱼虾……

若一定要说有什么让我感到不适，那便是天擦黑的那段时间。天地间昏暗下来的那块幕布，只一下便将所有的快乐遮住。母鸡在鸡窝前徘徊，小声地咬着耳朵；鸭子摇摇晃晃地一路小跑着回家；最忘不了的，是大白鹅和它脚步一样缓慢的叫声，“刚——刚——”，听上去莫名的寂寥和伤感，乡村的傍晚由此更是静得瘆人。煤油灯点起来了，一豆星火摇曳着的，却是一分凄凉。这个时候，我就开始想妈妈，想城里那个灯光明亮的家。当我写到处，很多年前的大白鹅又开始“刚——刚——”地叫了起来，一声一声，缓慢地、寂寥而伤感地

拍打我的耳朵。

渐渐长大，仿佛应验了“成长的代价是失落”这句歌词，一双渐渐褪去童真的眼眸，看到了东升的另一面或者说更真实的东升：用水的不方便带来的各种不方便。满地踩去踏来的鸡屎鹅粪。夏日，从黄昏起就布下天罗地网的蚊子和蠓虫阵。夜晚，睁眼与闭眼毫无区别的黑，令人窒息的透不过气来的黑……其实这和那个年代的乡村没什么不同，却又和很多乡村不同，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一个集市，要赶场，得到相邻的潼城与上和，所以，除了特殊日子，祖父都在潼城的赶场天进城，给我们带点土货，也顺便卖点土货。

曾经，东升人赶场到潼南，现在，潼南人到东升赶场，为何？因为东升有了集市，有了土货一条街。土货愈发难得，而东升的交通愈发方便，位于成渝高速、潼荣高速以及产业大道所包围的“黄金三角带”，距成渝高速潼南南站仅1公里。交通的便利带来各种便利，梓潼街道办事处为东升量身定制了名为“旭日东升”的文旅综合体。旭日东升，一个朝气蓬勃的词汇；旭日东升，意味着万物初发的清新和清澈、美好和明亮。随着旭日东升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的建成，东升人的居住条件、生活质量越来越好，东升集市应运而生。

“我们在集市上打造了东升土货一条街，啥子土鸡土鸭土鸡蛋呀，还有东升三宝——银芽、贡米、乔巴菌这些都有，反正，在那儿能买到最正宗的土货。”梓潼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脸自信。他告诉我，“每星期六赶场，街道办事处门口设有免费的公交车，想去东升赶场的都可以免费乘车。”

到东升赶场去，不管步行还是骑行，自驾还是坐公交，都

像搭乘着时光之舟，溯流而上，与久违的赶场天重逢。

街上，来来往往的人。街边，民间手艺人他们的竹制品、木制品、棉麻制品一起，守着各自的阵地。来自山岗沟涧的野蔬，还沾着泥，还挂着露珠；农民自家种的时蔬、果木刚走出泥土。鸡是吃粮食啄虫子的鸡；鸭是吃粮食呷鱼虾的鸭；鹅有白衣胜雪的，也有身穿麻布大褂子的，不论白鹅麻鹅，它们“刚——刚——”的向天的歌，似乎跟我儿时听到的一样缓慢，却无寂寥和伤感。山羊才从青草坡上一路小跑下来，一张嘴，就是一串吐露着青草讯息的羊颤。案桌上的猪肉，膘厚，皮子也厚，问，“是不是土猪肉哦？”答，“你吃了就晓得了，我不吹那些没用的，反正我场场都在哪个个。”

赶场，从身边撤退多年以后，移步东升。

到东升赶场去，当太阳升起，当那些鸡鸭鹅，那些老物件从远去的岁月掉转头来，落脚东升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潼南区作家协会副主席)



心/香/一/瓣

灯火亮起时

单宇飞

从正在装修的房子开车出来，忽然就撞进了一帘灯火。那是礼嘉半岛嘉陵江畔的一角，灯火没有那种刻意营造的璀璨，多是山腰上华侨城与相邻小区窗口投出的，但也层叠起伏，温暖得让人心生恍惚。

对于灯火，我是有特殊情感的，因为在发电厂工作了10多年，一切与电力相关的事物都会不自觉感觉亲切。记得刚上班的时候，住单身宿舍，阅览室的灯光是最吸引我的，还有厂区的那些路灯，将我来来往往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从宿舍到班组再到发电现场，我和伙伴们在那些路灯下扫过雪，望过天，数过路旁的石子，笑语混着机组的轰鸣，成了青春最鲜活的注脚。而每当深夜在厂区家属区赶车，望着那些窗格里透出的灯火，心里便满是羡慕。那时的愿望很简单，只盼将来也有一盏灯，一个窗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很满足了。

是的，我是喜欢灯火的，灯火让我亲切，也让我有归属感。不记得是哪一年的夏天，在重庆一个山腰的酒店，深夜12点，隔壁房间的声音有些吵，我索性坐到阳台上，望着远处滨江的灯火，陷入一份寂静。那些灯火逶迤而行，像一排排旧事，又似乎梦中的一些场景上演。最近的那盏是儿时的邻家奶奶吧，似乎她还在帮我烤着冬天里被我冻上的水井，那时我好像10岁左右的样子，我的父母还是民办教师，他们一天特别忙，除了忙学校的工作，还要忙家里的几亩地。家里打水的活、喂鸡的活都是我的，那会北方的水井是那种杠杆压式取水，冬天打完水，需要把水放掉才不会冻上，而我总是忘记这茬，一个冬天总要冻上几次，冻上了，不敢和父母说，怕挨骂，就找邻家的奶奶帮忙，而她每每都会找一些玉米秆围在水井周围，然后划火柴点燃，用火把井管里冻上的冰化开，那个过程还是有些麻烦的，因为北方的冬天特别冷，每次化冰都要20分钟的样子，火苗窜起来，映着奶奶蓬松的白发，也映着我急切张望的眼神。北方的冬夜有多冷，那簇火光就有多暖。现在，邻家奶奶已经不在，但那火光却一直在我的记忆里，那份闪动是我最初的特别的怀念。沿着灯火而来的还有上学的时光，那时我是学校的播音员，播音室的光线柔和，落在摊开的稿件上，伴着背景音乐，我的声音传遍校园的每个角落。有时是散文，有时是诗歌，有时只是一段简单的校园

通知，那些灯光下的时光，安静而美好，为青涩的学校生活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光晕。灯火继续，我走到了哪里呢？从北方到重庆，从体制内到体制外，从青年到中年，很努力地活成了碌碌无为的样子，而那些梦中的语言，却总是抓不住，那个晚上，我似乎就卡在有与无的缝隙里，灯火忽远忽近，思绪明明暗暗。

关于灯火，最是喜欢那首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，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”。词的上阙寥寥数笔写尽了宋朝当时花灯耀眼、乐声盈耳的元宵盛况。词的下阙“蛾儿雪柳黄金缕。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写得荡气回肠，词人苦苦寻觅的“那人”的身份，历来有各种解释，有人认为是辛弃疾的意中人，有人认为是他自己，有人认为是指宋孝宗赵昀，还有人认为指北宋旧都汴京。痴男怨女多愿理解为意中人，而我更偏向词人自己。另一个自己，生活在别处的自己，自己想要的自己，孤独的自己。世上不如意者十之八九，太多的求而不得，太多的意难平，在灯火亮起时，似乎也有了小小的出口。

我有个习惯，每次从大型停车场出来的时候都会提前扫码交费，这样就不会影响别人的时间，每次系统扫描，通行灯亮起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是愉悦的。还有家里入户花园的灯，每每有人晚归我就会点亮，让归家的人第一时间有了光亮和暖意，让那句“总有一盏灯，会为我而亮”成为现实。灯火的意义，从来都不止于照明。它是我们在人间烟火中，与自己、与过往、与世界温柔和解的模样。我常想，如果没有灯火，那就自己去做一盏灯火吧，尽量去温暖自己以及更多的人。

车子沿滨江路而行，沿途的灯光次第掠过车窗，像一个个温柔的问候，又像一个个无声的陪伴。正装修的房子、现在住着的房子都有4个以上的窗口了，当年的愿望早已实现，而我所生活的城市——重庆的灯火是特别美的，尽管我还没有现场去看过朝天门那里无人机灯光秀的表演，但每每旅行归来，看到山城的夜景就很感慨，还是重庆的夜景漂亮，这几年已是越来越美。

夜色渐深，灯火愈加浓烈，照着我和山城，也照在这人世间的阑珊处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梅花与福字(外一首)

邓 勇

你手持梅花，从山上归来
我铺开红纸，写下一张张福字

梅花赠予花瓶，装饰一间屋子
福字赠予新年，祈愿百福具臻

你抬头望天，漫天烟花里
有一支花，是你小小的愿望

我低头看地，温暖的道路上
人影携着花影，朝新年轻盈地走去

我记得

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对新年的期待
新衣、新鞋、新的礼物
崭新的明天愈合着陈旧的伤口

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眼中的那些闪耀
红鞭炮，烟火气，一夜鱼龙舞
几支烟花，足以让我们欢呼雀跃

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久别重逢的团圆
饮茶，醉酒，扑克牌开着花
方言正完成着年复一年的孩提叙事

你还记得吗？新的一年我们仍需记得
那些过去的故事，远去的人
一切都还鲜活。祝愿一切新春快乐

(作者系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家协会会员)